

多幸运我有个我们

□宋扬

母亲，不知不觉中，你早已把爱、勤劳、善良的种子种在我的心间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多幸运我有个我们……

夜深人静，我戴上耳机，听歌曲《这世界有那么多人》——“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多幸运我有个我们…… ”记忆之门裂开一道温暖缝隙，往事热流一般缓缓淌出……

母亲，你这辈子最骄傲的是生了我和妹妹。虽然我和妹妹考的都不是名牌大学，但在我们村，两个娃儿都成了“ 端铁饭碗 ”的，还是不多见的。你为人低调，唯挨邻宅近的艳羨我带你到过云南、贵州、广西、重庆旅游时，你绝不藏着掖着。你是想证明，你的一儿一女是有出息、有孝心的。这是一种内心满足的外显——你觉得自己那些年吃的苦，都有了回报。你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——“ 人啦，要先苦后甜 !”

母亲，你是 1949 年生人，生过四个孩子。在我与妹妹之间，还有一个夭折了的三妹。大姐是早在我两岁时就离开了的。正是大姐的早逝，让你和父亲对三妹的病情不敢有丝毫怠慢。你们见势不妙，第一时间就把刚出生的三妹往县城的医院送。医院发生的事我一概不知，只记得你和父亲回来时，父亲哭丧着脸，你红肿着眼。你从蛇皮口袋里掏出两口新崭崭的搪瓷碗——父亲在县城买的，用来打医院食堂的

饭。三妹没保住，留下两个搪瓷碗，你的脸色比搪瓷碗的绿还要深，深得让人窒息……

母亲，你每见一次碗，就流一次泪。父亲看不下去，把那两口搪瓷碗藏到柜子的最底层。直到四妹降生，家中又有了新生命，父亲才翻出那两口搪瓷碗。碗依然新崭崭的，你一边流泪一边笑，在你看来，是否一口碗是三妹，一口四妹？

母亲，你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。父亲在上海、深圳打工的那十来年，需要动扁担的农活，你绝不让我和妹妹做，只让我们帮着干一些手工活儿。“ 双抢 ”时，你实在忙不过来了，才让我们用小背篋帮着背一背。你心疼我们正在长的身体，不让我们挑担子，你是怕我们被担子压坏了，不长个儿吗？

母亲，我的同龄玩伴中，读完高中的没几人，能读上大学的仅两个。初中一毕业，他们就成了家里的壮劳力，其中不乏读书比我厉害的人。你和父亲看得远，发狠了要把我和妹妹都盘出来。为供我和妹妹读书，除了种自己吃的口粮，你夏天种生姜、蘑菇，冬天栽莴笋、点土豆，一年四季忙忙碌碌。几乎每天，你天不见亮就出门，挑了蔬菜去附近几个乡镇集市售卖。听说县城生姜价格高，你又去了县城，来回四十公里地，都靠两只脚板。你吃了远比村里其他妇女多得多的苦。

夏天，忙完一天的活儿，鸡鸭进笼了，锅碗洗了，猪有了吃食不再嗷嗷叫了，一家人的衣服搭在晒坝的铁丝上开始滴滴答答滴水了，沐浴后的

你才得空儿在电风扇前的圈椅上闭上眼睛吹风。这一天，你的双手伺候过一整担蔬菜，伺候过坚硬的粮食，伺候过乱跑的鸡鸭，伺候过沸腾的猪食，伺候过洗衣盆里浸满汗水的衣服，此时，你的手松弛下来，你太累了。你坐在圈椅里一动不动。此时，风是仆人。只有此时，你无忧无虑地享受风的伺候。能在劳累一天后，静静地吹吹风，于你而言，就是天大的满足。风，定格了你对幸福生活的最高想象。

母亲，在你身旁，我和妹妹对着电风扇飞转的叶片吹口哨。口哨声有金属质感，如钢丝震颤。那夜梦中，你变成了一棵老榆树，我和妹妹变成金甲虫，绕着树飞来飞去，挥着闪亮的翅膀……

母亲，你心善。冬腊月，近年关，没儿没女的孤寡老人拉下面子，提着蛇皮口袋挨家挨户“ 化米 ”，隔三岔五，要来好几拨人。你知道他们苦，就算自己再招架不住，也要装上半搪瓷碗米打发他们。

有时，你觉得给得太少，也会补上一句“ 幺嬢（二老爷……）对不住哈，我们屋头也没好多（多少）米了…… ”拿到米的眼圈红红的，低了头，千恩万谢地走了。

有时，外村甚至外乡的也来讨米，哪怕少给一点，你也从不让他们走空，更不会两扇木门“ 砰 ”的一关，让老人难堪地伫立在屋外。你送“ 化米 ”老人出门的场景，是留在我记忆里最难忘最温情的画面。

母亲，不知不觉中，你早已把爱、勤劳、善良的种子种在我的心间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多幸运我有个我们……

亲历 6 月考试

□胡美霞

6 月考试季，先是高考，再是中考，还有期末考。这是在校生的考试。今年 6 月，在国家社会层面有公务员考试、事业编考试，还有各种资格证考试、职称考试等。人到中年的我，也刚刚亲历了一场国家人社部举办的职称考试。说来惭愧，这个职称考试我已考了两年，今年是第三年了。

我不是因为喜欢考试而去考试，而是听了朋友的建议，还有是奔着国家的鼓励政策才去考的。然而，由于我人浮于事、太过偷懒，每每在考场上总是我与考题大眼瞪小眼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不认识我。就这样两眼一抹黑，乱涂乱写一气，时间一到交卷了事。前两年如是，今年亦如是。

前两年，国家刚刚出台政策鼓励符合条件的人参加社工考试，可能报考的人比较多，初级、中级考场，永康都设有考点。虽然报了名，我却没怎么看书，考场在本地，总也要去经历一番家门口的考试。前年裸考，全军覆没；去年看了一部分内容，还是全军覆没，不同的是有一门考了“ 爹不疼、娘不爱 ”且让人后悔莫及的 59 分，其他两门低于这个分数。

于我而言，考场如战场，屡战屡败、屡败屡战，然无愈战愈勇之势。今年的我又报名考试了。本想着，今年是鼓励政策实施的最后一年，想着一定得好好看书，必须好好看书。然而，我似与书有“ 仇 ”，一拿起来就想

6 月考试季，先是高考，再是中考，还有期末考。这是在校生的考试。今年 6 月，在国家社会层面有公务员考试、事业编考试，还有各种资格证考试、职称考试等。人到中年的我，也刚刚亲历了一场国家人社部举办的职称考试。

闭眼睡觉，不想与之见面。后改为网络听课，老师的讲课声如催眠曲一般，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为考试而看书，想说爱你不容易。

时间不会为谁停留，4 月份报名考试，转眼就到了 6 月。其间，我也想好好学习，好好看书。无奈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学习的心力逐渐衰减，难以长时间持续、专注地看书。况且，书上讲的都是枯燥乏味的法律、综合能力等理论。所以，看书的情形是往往不是我在看书，而是书在看我。我看看看得心不在焉，书看我看得云里雾里。

人到中年，我终于理解了那句话：年纪大了，看书看不进去了。彼时，年轻不谙世事的我对前辈讲这句话匪夷所思，看书跟年龄有关系吗？等我懂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已是

“ 悬崖百丈冰 ”，怎么也看不了考试用书了。

离考试时间 6 月 18 日、19 日越近，我心里越来越着急。我总是在弃考的边缘徘徊。考与不考成了我两难之选。当我考试前几天打印出准考证，发现考场竟然是在 40 公里开外的金华时，第一反应便是弃考。考场不在本地又为我弃考多加了一个理由。书没怎么看，肯定考不出来，又要这么长距离来回折腾不划算。我于是联系了同为参加考试的友人，告诉她我的这个想法。她用一句话立即驳回了我的想法：既然报名都报了，考零分也是要去考的。

朋友正能量满满地为我鼓劲打气，而我只能一声叹息，顺从了朋友的建议，开始了无比痛苦的“ 临时抱佛脚 ”的备考。有句话说：“ 临阵磨枪，不快也光。”而我却是恰恰相反，书越看，心越慌，心里万马奔腾着，脑子里蚊子嗡嗡地飞着，周公又在后面追着。结果，临考前最后的“ 一根救命稻草 ”就此断了。

书没有看，考试时间到了，我还是硬着头皮上考场了。在安静的考场里，虽没如坐针毡，但我一看到考题就后悔了：后悔当初没有多看点书。世间没有后悔药，为找寻心理平衡，我心里默默地又开启了下一个循环：下次考试我得早点好好准备……

然而，人生虽有很多下次，但凡事等下次，万事皆蹉跎。

音乐生日贺卡

□杜 剑

在一堆旧书中
无意翻到女儿七岁时送我的
音乐生日贺卡
我轻轻打开它
巴洛克流派的管风琴电音乐曲——“ 祝你生日快乐 ”已销声匿迹
红色的指示灯也不再闪烁
女儿稚嫩小手画的父亲
依然还是少年
在同一张卡片里
时光没有消磨我
时光只是磨平了一个日子

爸爸的小酒盅

□曹一雪

一顶草帽
奔走田野的风景
白色汗衫
汗水浸透的背影
金色麦浪
是你一生的圣经
黝黑脸庞
挂着纯粹的笑容

哦
你回家时自行车的铃声
你月光下说三国的场景
多少苦和累都化成了爱
往事盛满了你的小酒盅

啊
爸爸的那个小酒盅
多少寂寞 多少从容
爸爸的那个小酒盅
多少言语 终究无声

父亲的麦地

□张乾东

盛夏一到父亲便与麦地
相依相偎，形影不离
大地之上，天空之下
那绵延千里的金黄
将日子打扮得庄重而亮丽

总有一阵阵狂风吹倒麦芒
擦伤父亲小小的幸福
天空越飞越远的云朵
却带不走他辽阔的忧伤

丰收的大地
在父亲眼中不停地漂移
他想用坚固的脚跟
稳定土地的命运
却从来都没有
把握住手中的光阴

父亲，父亲
满脸沟壑，流水潺潺……
站在光秃秃的烈日下
再也找不到任何词语
能够打开他内心的村庄